

内閣文庫  
漢書  
八五九  
八四四  
架冊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94
冊數	4 ( 3 )
函號	277 16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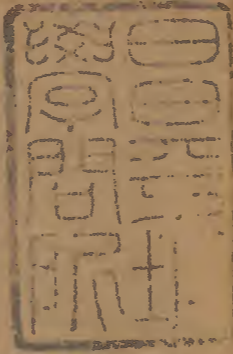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左國輯要

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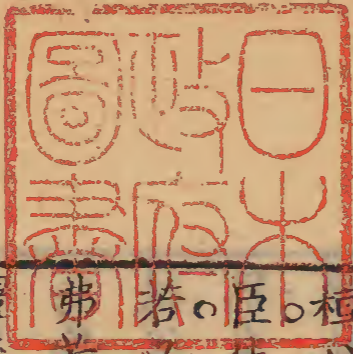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九	四
四	八	五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五	漢
七	五	九	書
七	四	四	冊
函	冊	號	類
一	八	架	

淺草文庫

齊桓公用管仲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  
 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  
 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  
 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弗若也制  
 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  
 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  
 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

管仲一

下一

四書本義  
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  
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  
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  
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  
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  
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  
退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  
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  
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  
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  
羣音也參比音也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  
罇木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  
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  
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  
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嗆其

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  
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  
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  
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  
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

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  
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  
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  
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揆其槍刈耨鉅以旦莫從事於  
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襤褸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  
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事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桓公曰：

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

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隣國未吾

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頻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譴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

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二邑。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餉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鄗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紀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

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附。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不沙西吳南城。周反。肱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目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



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願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脊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

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介，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梱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邱，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

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吾甯滅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

孫應鰲曰桓公初見管仲開誠咨詢孜孜不已欲興事功以蓋前愆氣格既殊而管仲立譚之問制令規模條分縷析教養俱兼罔有遺逸一匡九合有以也夫  
儲同人曰非管仲不能齊非齊之富庶亦不足為管子用為過矣又何用悉國之貨以利天下衛諸侯則雖受賦於諸侯不奉之吾獨謂其說不然子產語范宣子曰賄聚則諸侯惡足晉伯衰於平公蓋以此也且來而不往非禮也若憂其不堪則齊擅魚鹽織作其有以濟之矣  
按西山真氏云不贊之寶石璧菁茅之謀近於商賈下俚仲何遂至是然仲之為國以疆兵豐財為事其設鹽禁也必下令曰農功方作大夫毋崇榭宮室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取蓋意本專取海之利而乃借妨農以為辭他皆類是似此桓何嘗悉國之貨以利天下耶綠仲富國之計至深且巧猶

其隱事寄令之作為牢籠諸侯入其環中而不知故雖天下才而器之小功烈之卑不能免也調翼

臧文仲  
僖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  
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  
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  
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窳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若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胡傳曰：有事者時祭，大事禘也。合羣廟之立，食於大廟，并傳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尊尊，故左氏則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禘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禘，而謂之祖禘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周公為祀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繼統即以繼宗據此可以定明議大禮之案。周翼皇

國語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脩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飢饉薦降，民羸幾卒。

四書左國異要

臧文仲二

下十

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祀之以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

四書左國詳要

臧文仲三

下十一

○少康之子季杼也  
為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高國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  
典祀也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  
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  
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在祀  
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  
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  
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

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  
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  
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  
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  
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以  
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  
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祀之逆也夏父弗忌為之而夫子責文仲以不知惠之佚也  
魯公主之而夫子罪文仲以不仁即起文仲問之亦俛首無  
藏文仲四

四書左國解要  
下十二

辭者固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抑正卿執政而國之用舍治忽皆繫焉文仲安所逃其責哉指而明之所以為世之尸位素餐嫉賢忌能者深致警也周翼皇

辭者固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抑正卿執政而國之用舍治忽皆繫焉文仲安所逃其責哉指而明之所以為世之尸位素餐嫉賢忌能者深致警也周翼皇

展禽

信三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犬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

○言○之○曰○車○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侍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惠之在魯未居於位故左氏罕紀其事其不居於位者文仲諫之也然文仲能制其位而不能沒其言故內外傳皆有述焉齊師未伐使展喜受命於展禽者公也乎哉文仲使之也行賂焉其可受是文仲之辭之不如惠也明矣展喜所言皆惠所命也何齊師退後更不及展禽一語乎甚矣文仲蔽之病於彼而優於此也告辭之辭毋亦受命於惠者歟不然何其言告辭一舉文仲獨行不復彰惠之語故辭用其言以濟其事不與其功而並隱其名是文仲之於惠不若其於重館人形見紉是不與惠立正緣知惠之賢耳嗚呼士君子居人國至不欲為人之所知而後可足尚可言耶周翼皇

季文子

文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五年秋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



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乎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邱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言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

四書左國傳

季文子二

十五

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數。稽。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  
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  
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  
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  
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我母慈。兄弟共子  
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蒐馬。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  
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  
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于  
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  
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  
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  
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

四書本義卷之四  
撥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公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遜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歷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十○六○年○宣○伯○使○告○卻○犛○曰○魯○之○有○  
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令○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獲○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不○貳○小○國○必○睦○不○然○  
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邱○公○還○待○于○郚○使○子○叔○聲○  
伯○請○季○孫○于○晉○卻○犛○曰○苟○去○仲○孫○蔑○而○季○孫○行○父○吾○與○子○國○  
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去○蔑○與○行○父○是○大○棄○  
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

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  
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犛○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  
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  
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  
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于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  
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四年  
秋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櫬  
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  
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飲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  
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陳曙峰曰按仲叔兩家皆再傳稱公孫三傳始稱姓若行父  
為季友之子不當稱季孫也註似誤考國語章註云季文子  
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必有據今從之國語章註云季  
胡傳口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  
經有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則知其請蓋  
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  
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私積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  
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君顯名與晏子等矣  
呂東萊曰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  
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默收一  
國之權於掌中而人為不悟既而宣公果感於史克之對終莫  
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君喜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  
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子之美  
莫有辨其為竊權之始者夫行父受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  
敢失墜前日襄仲之難嗣子受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  
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應鵠于襄仲而鷹鵠于  
宮僕豈不謬哉

盧文子曰大臣臨廢當為社稷計家資之有無抑末也當時  
魯日不振君幼國弱狐貍一敗鄙事可商善道尋盟吳氛初  
熾况邦怨未釋楚吻正張又密邇仇讎勢同干鄭文子善後  
之策驟不聞焉傳者但舉其家無私積以為忠於公室亦薄  
乎云爾數其美而止是也雖然較之簞金空粟遺所不知誰  
何之人者不既賢乎哉  
文子在魯素不既賢乎哉  
示以則故籍文子垂訓非以核其人也若其因聘而娶備公  
行私則婚姻之禮失宣公築立納賂請會知其因聘而娶備公  
不知襄仲之難容則君臣之禮失葬齊姜則衛姑喪定如而  
不成則喪葬之禮失其致也家無私積而樹六檟以為已用  
澹然于生前之嗜慾而不能忘情于死後之枯骨何其不三  
思也然則左氏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焉者其辭亦微矣周  
翼皇

孟獻子

宣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十四年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  
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小  
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  
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以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  
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葉君命也不亡何為？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篤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

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隄，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隄，申公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隄，以待勝者。郤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誅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反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

四書左國輯要 孟獻子二 下廿一

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  
 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  
晉師至乃食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晉逆至又先食使者而後自食十八年十二月孟  
 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  
 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二年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  
 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  
 乃成三年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  
 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  
 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  
 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七年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孟獻子三

下廿二



從也。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十六年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二十三年己卯，仲孫速卒。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蕩啟疆曰：臣能得魯侯，蕩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桃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  
 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  
 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後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鬻於是以餽余曰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乎在

孔丘乎我若獲汲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國語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  
 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  
 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水惡者猶  
 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

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妻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餘不  
過狼券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馮天開曰不聘則微辭以動之來聘則厚賄以懷之周家忠  
厚開其末流乃至于此胡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  
胡傳曰天下猶度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  
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以據城有所以守而不可以棄焉者  
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  
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  
與民固守孟子之所謂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以戰殺人之土總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  
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能繫于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  
能有也馮天開曰以救邑介在東表兩在字相映有情見東表與化

讐近而與天子遠故望君如望天子也此立言之意可謂甲  
而不陷矣盧文子曰張老尚且善頌阿奴不覺火攻向成而規獻子友  
愛賢哉二大夫俞寧世曰成王顧命之言曾子易簣之語孟僖學禮之訓先  
主成禪之書見古人力學至死不衰今人以博科第為傳經  
分曰宅為貽後何曾此等議論也非父何之謙德正考父  
之謙德隱而不彰歷世栽培乃誕至聖不獨成湯微子之廢  
也積善餘慶匪朝伊夕士大夫其勉之獻子在魯聘問盟之  
間以有禮名於時此守於公宮為魯  
君所倚重而卻子無其成子棄命相形益著也跡其平生言  
論風旨冲然而卻子無其成子棄命相形益著也跡其平生言  
而因其子友于義方之道尤人所難者故莊子之孝子服之  
儉皆有以顯其祖父之德厥後僖子病不能相禮屬其子受學  
於聖人庶幾乃祖遺風焉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獻子有  
之矣周翼皇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晏平仲

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薨練斬首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  
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禮字起曰唯卿為大夫 二十二  
年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  
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立景  
公而相之 二十八年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買在句瀆之邱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晏平仲一

下廿六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  
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  
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福利利過則為敗  
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昭三年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  
奉貨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而以備  
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

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  
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  
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馮云也  
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  
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  
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

陳氏三量皆登加也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  
 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蠶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  
 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  
 而或噢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  
 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  
 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  
 寇讎藥卻齊原狄續慶伯降在阜賴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  
 不悛以樂怡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諛泐之銘曰味且不蘇

後世猶息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  
 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率而得死豈  
 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  
 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  
也。首。節。章。法。一。片。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  
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  
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公孫窳  
卒，司馬窳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  
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十年，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  
謂後政子產

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  
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  
得公陳鮑焉，往逐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  
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  
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鈺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晏平仲四

下廿九

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二十年齊侯疥。遂瘵。期而不瘳。諸侯之實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



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造，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履之，齊侯至自田。晏子待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饔餼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辭亦如。

晏平仲六

下冊一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  
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  
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  
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  
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  
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  
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

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  
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  
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階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滯。夫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為其民。是以先王上之。

史記附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

晏平仲

晏平仲八

下州三

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聞而潤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林西仲曰：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早被晏子叔向看破。細玩二子之言，總緣兩君不能自強所致。若齊不棄其民，使無痛疾，即陳氏亦無所施其臭味之智。晉知後改其樂，得人恤民，即家門亦不能藉其國政之權。晏子說到陳氏先世許多神靈，似有奪其魄而殿民以資代興者。叔向說到八姓皆降，公族俱盡，似有剪其翼而孤立以待銷亡者。皆無可奈何之詞。相

對間一字，潤不堪多讀。平仲相齊，以禮自守，有禮者敬人，交道之善，有由然也。御者薦矣，驟見罕虎，而曰能用善人，國之主也。豈於孔子之大聖而反疑儒術之迂疎耳。且其於禮亦非寔以之，安定國家者，也。故疑儒術之迂疎耳。且其於禮亦非寔以之，安定國家者，也。陳氏厚施，漸移委祿，私與叔向已隱憂之，何至末年，始言禮。可已亂，景公兩云：「吾今而後知禮之上也。」則前之不聞此言，可知矣。歷觀平仲進說于君，皆待時而後導，即陳氏一節，若非公誰有此乎。一窮則終身不以其君之為國也。雖奮迅鼓之，猶懼不濟，奈何需其時而與焉。委蛇也。竊謂平仲於事君之禮，有未盡焉。文選稱其力，行節儉，是則平仲之為平仲者乎。齊人管晏並稱，詔嬰之才，殆遜夷吾遠矣。周翼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師曠

襄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倅公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  
 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誅之慮則

師曠

師曠一

下卅五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馨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濕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曠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

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沂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旂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舌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梅。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驪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紳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年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與乎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

為云為下其季三

一作注脚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明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察其與  
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  
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  
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  
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并作  
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叔向曰子  
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官也成諸侯必  
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徐揚貢曰師保輔佐一大段皆說向天意上去衍出愛民甚  
矣句大奇  
俞寧世曰晉侯之問只說得君臣大分曠以天字壓倒君字  
以民字托起臣字發明設君置臣之理權聽于天命寄于民  
以天民作主則君與臣俱在統制之內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唐錫周曰若無起處二月癸未四字老人所云其季于今三  
之一也二句杜元凱亦應闕疑矣後人如何註解得中外間  
讀左但曉濃圈密贊而要緊處少所發明令我憶當從中決  
周四角之句也  
朱師晦曰絳縣老人年七十三歲云爾而詭其辭曰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其餘數識之如此其詳矣顧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則誠弔



詭之賊民也。趙文子不知為政之體，乃從而謝過而欲官之。非所以一道同俗也。且好異之人，巧於辭而拙於官使之任。官受事，往往齟齬竭蹶，失其度序，為斯民病。雖官之笑益于治，故文子不官之為是。官之為非，夫為政者，惇典庸禮，導百姓以生人之常，以相安於日用飲食，則先王之意也。弔詭之民，王者之所誅也。而又何官焉。

三代以上之學，皆根於聖人之道，而精極天人之理。傳至春秋，去古未遠，一時名卿大夫，往往詳究天人德禮，以為興衰之驗。雖藝事之賢者，咸能明於其義也。故師曠伶工者，流其南風石言等語，據理以立論。初非後世識緯術數之學，所可同焉。顧師曠無目者也，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亦惟其學正而其心一焉耳。善夫周子之言曰：一為要，又曰靜虛則明明則通。是豈惟學聖之道然乎哉。若師曠者，亦其驗矣。周翼皇

臧武仲

成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衰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壘，魯于是乎始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四書左國傳要

臧武一

下州九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統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  
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統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  
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  
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小茲在茲

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  
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兩過  
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  
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  
豐曰彌與統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  
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  
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臧武二  
下四十

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饑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痰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痰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宣之姨子也生

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甯武子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欵。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欲與楚故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言子叢不終戍事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

四書左傳解要

甯武子一

下四十三

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辟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闕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闕，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為臧紇，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左氏凡載一人，不獨記其言與事，并活繪其人，以出武仲為人。短小多知，散散記去，其性其形，千載如見。真化工神手也。跡武仲在魯，止承願孟季之門，無卓卓表見處，廢嫡斬闕，所謂賣弄聰明，反為所誤者，却田一事，雖不失保身之技，然非

有德者之言也。左氏引孔子之語。以斷其生平。其諸好。知不好學者歟。以防要君。惜當世無知之者。愚謂。縱令知之。亦不見諸盟辭。蓋盟以要君。斷無許其立後之理。季氏終辟於立悼之愛。不之深究。而武仲竊喜其計之得行。而無人知其心也。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借以解朝。寔欣幸之辭也。夫子直揭其隱。春秋誅意之嚴。蓋如此。周翼皇

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醕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醕。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廙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廙辭。卿。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

祀請改祀命。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盧文子曰：甯俞之志，人知職，譴薄躬，周旋患難，不知宛濮一盟，最為要領。蓋襄牛之出，國人出之，國人聞此盟也，而後弗貳。國本固矣。元咺以杜稷為重，奉叔武入守，殺其子不顧。一君出，立一君，立一君，死，又立一君，卒之國安，君復而身與所立之君俱死。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有以也。夫所可惜者，叔武之見殺也。為叔武計，當為未之目，是楚人執宋公，目夷

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若宋人應之曰：「我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于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目夷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迎公歸，當時叔武知此，于成公之歸，先期迎之，前驅之，殺可免，乃成公已先入，叔武尚不知，何憤憤哉？若晉文堂堂伯主，御不禮之小忿，伐未已，又討，討未已，又執，甚至使醫行醢，必賊殺焉。始快，及其釋也，不過十穀之區，區何其無伯主之度也。嗚呼！為人君者，無得罪于百姓，讀此傳者，其亦有鑒于襄牛之轍夫。」

朱師晦曰：甯武子盟國人而定其君，忠也。不避晉刑，而周旋於難，愚也。愚者忠之本也。智者忠之賊也。索饋賂醢，甯子之忠成于愚，用晉訟君，元咺之罪由于智。甯子見稱于孔子，故元咺無赦于春秋。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無所表見，然宛濮之盟，相祀之不可，彤弓之不答，非知者而能然乎哉？古之愚也，真也。武子之婉轉委曲，以行其志者，愚之所存，皆其知之所在也。知與愚，非有二理，其知其所愚，據時勢以立言，俱從旁人眼中看出。在武子，非是有意為兩番作用，當衛之時，若武子者，洵完人也。周異皇

令尹子文

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官。側。而。振。萬。焉。夫。  
 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  
 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  
 讎。我。及。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株。之。門。子。元。鬪。  
 御。疆。鬪。格。耿。之。不。比。為。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  
 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  
 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譙。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年。三。十。楚。公。子。元。  
 歸。自。伐。鄭。而。處。王。官。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鬪。班。殺。

國語卷之四

令尹一

下四十六



子元闞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五年楚闞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闞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頹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

子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免喜色。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宣公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乎。闞般

為令尹子越子揚為司馬為賈為工正。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麇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澨。伯麇射王。汰鞠及鼓附著于丁寧。又射汰鞠。以貫笠。穀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麇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大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國語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馬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過也則闕于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郢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

四境盈壘。道瑾相望。盜賊司自。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蓄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于民。一國棄之。如遺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盧文子曰。若敖之族。雖滅。子文之後。自有存。蓋勸善也。雖子揚已殺。藉非有使齊之役。臯汭之戰。歲尹豈能獨存。天蓋巧于延子文哉。獨是為賈表表。諧殺子揚。已亦不免。夫為賈幼年。能識子玉之必敗。不能燭越椒之必亡。豈所謂小時了了。大時不了。耶。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子文忠字作用。其見于此。其曰我

令尹四

下四十九

逃死非逃富也。慮得臣之不靖。料狼子之滅宗。此任已之所  
以無喜愠。其植立固有素也。夫子策從其告。新令尹處斷其  
為忠。聖人之取人。亦微矣哉。周翼皇

陳文子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  
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何不止君伐晉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况以惡乎。齊侯遂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狹路也

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無死戰○請○有○盟○華○  
 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  
 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二十四年齊  
 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蕩○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  
 其○族○見絀○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  
 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何不自言○子○其○勸○行○齊○慶○封○好○  
 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  
 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  
 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  
 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  
 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  
 怒○慶○封○告○盧○蒲○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

欲共謀子子雅子尾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當即慶封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比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至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馮云雅得像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

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謂慶公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美為上獻盧蒲癸主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扉三廬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于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

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夫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俞寧世曰。崔杼好毒。慶封昏妄。杼之引封共政。取其易制。非取其多才也。看此文。總極摹其昏處。妄處。而總斷以淫。惟淫則昏。惟昏則妄。理固然耳。陳氏之隱結厚施。以大于齊者。桓子始之。實自文子倡之也。

文子居齊。一無匡弼之語。惟與崔慶相唯諾。其與崔慶言。有若臭味之無差池者。意以享其毒而伺其隙而已。乃可以暢然而得志矣。癸何之變。文子實知其情。觀其謂桓子曰。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邠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之隱語。言將代之執政云爾。則文子觀望懷情。惟恐崔慶之不速亡者。固已久矣。彼其心豈真以為國乎哉。是故十乘之馬。棄而違之。非真能棄焉者也。彼素與崔氏相善。逆知崔之不擾其家。而隱民愛戴。猶之外廐。豈有他虞。脫身遠出。既可獲忠君之名。又庶免奸權之累。故不旋踵而返國。而討賊之語。無聞。比郭之墓。不脩。而委蛇朝。有惟耽耽于慶封之當國而已矣。孔子因于張之問。初木論其為人。第就張之言。斷之。所謂清者。固非伯也。清之謂也。然則文子之為文子。不獨遜于平仲。其亦出令尹子文下哉。周翼皇

齊崔杼之亂

齊崔杼之亂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四書左國釋要

崔杼一

下五十四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闕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閉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閔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于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慶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君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邱嬰以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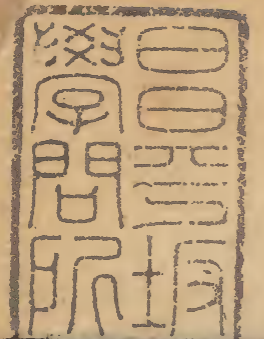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嬰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

崔杼三

下五十六

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官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馮天閣曰。有極。譬晏子怕死。杜撰一番。議論掩飾。當時耳目者。愚謂若是怕死。則避歸耳。何故入哭。盡哀。使崔子聽。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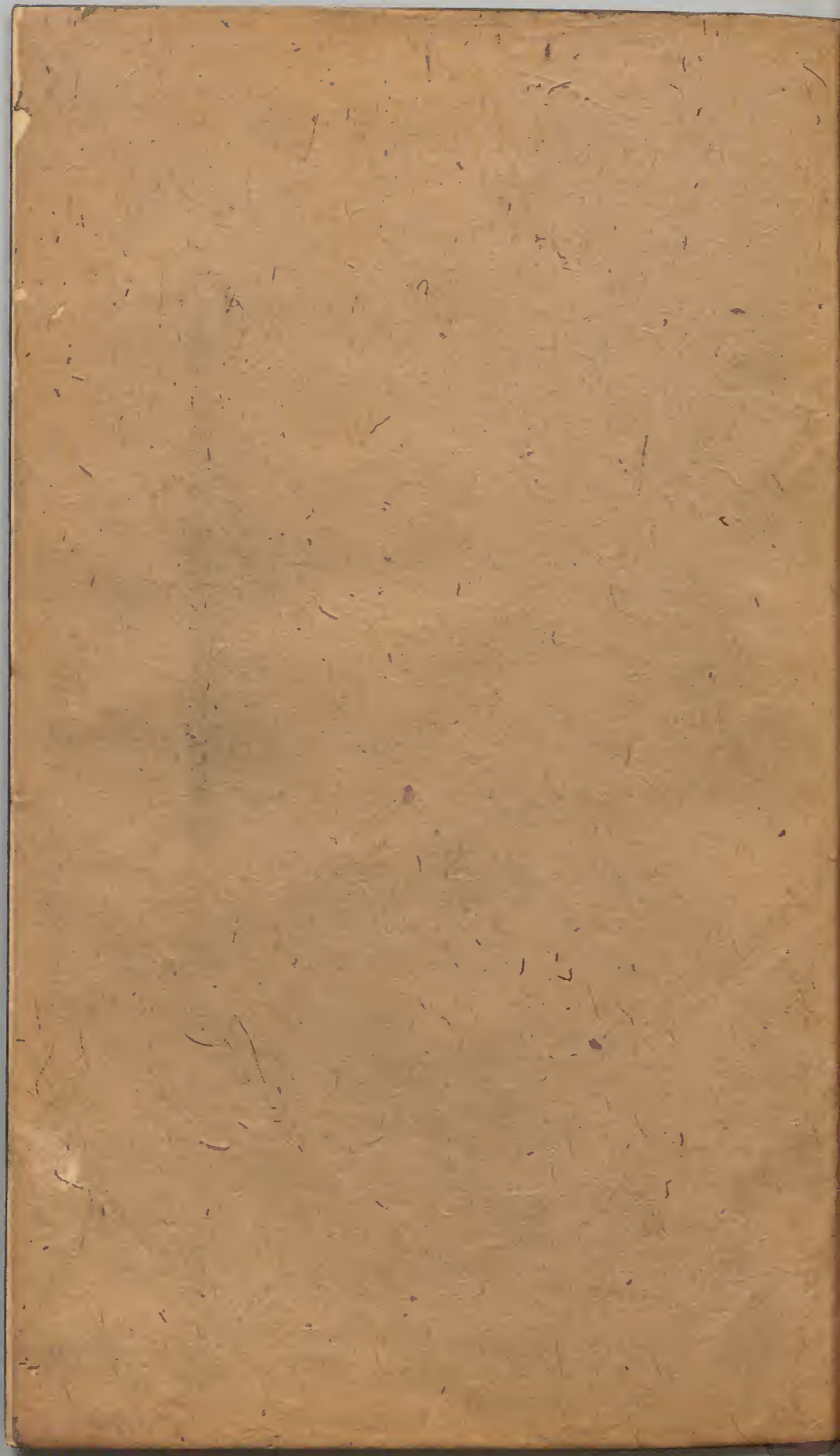


之言。亦與太史等矣。况仰天而歎。陡易盟首。且櫻二齒之鋒。尤非怕死者所能道。隻字也。論古人不設身處地。為贊為議。希無是處。又曰。頃知晏子為太史。亦必書法不隱。但不肯與私。雖一禱。束手就戮。留此身為社稷主持也。後世如狄梁公。得其旨。南史執簡置死。生于度外。直氣干載。凜然。晏子之委蛇其間。實社稷為重之意。未可以為非也。趙盾未出山。而復董狐書。以弑君。孔子稱之為良史。謂宣子為法受惡。而于嬰獨無貶辭。子路死衛。孔悝之難。孔子常謂若不得其死。然據此。可為晏子定案。且當其時。齊已無君。崔慶同惡。舉國洶洶。太公之祀不絕。如縷。所恃者獨晏子一人耳。使其拘小節。而與私。雖同殉。是猶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惟義所在而已。左氏揭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要亦與貪生者以口實也。故曰。若晏子之地。有晏子之志。則死亦偉矣哉。周翼皇

崔杼四

下五十七

其和去成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a dark vertical smudge on the right side.

